



John Burroughs

WAKE-ROBIN

醒來的森林

〔美〕约翰·伯勒斯 著 杨碧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森

John Burroughs

WAKE-ROBIN

醒來的森林



[美] 约翰·伯勒斯 著

杨碧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醒来的森林 / (美) 伯勒斯 (Burroughs, J.) 著;
杨碧琼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5
(山杯)

书名原文: Wake-Robin

ISBN 978-7-5327-6868-4

I. ①醒… II. ①伯… ②杨…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062 号

John Burroughs

Wake-Robin

根据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77 年版译出

The Riverside Press

醒来的森林

[美] 约翰·伯勒斯 著 杨碧琼 译
责任编辑 / 莫晓敏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 7 字数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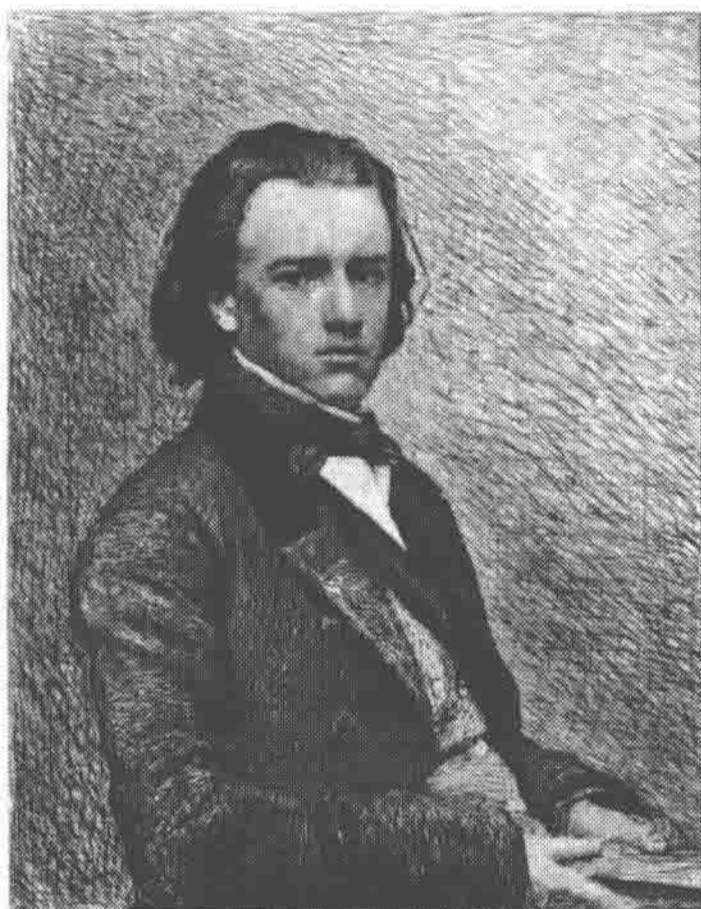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7-5327-6868-4/I · 4157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65



少年伯勒斯

河边本导言

在自己的文字以新版面世之际，面对结识已久的读者，我能说些什么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也许什么也说不出。我们已然相知至深。我把自己交与我的读者，作为他在某些户外活动以及少数室内活动方面的向导，他亦已如此这般地接纳我，而且总体而言，与我为

伴他感到愉悦舒畅，这方面超出我所有的期待。对此，我深为感激；何须多言？然而，鉴于如今我也算是上了道，且赘言毕竟是惯例，我就再啰嗦片刻。

自我的第一本书《醒来的森林》出版至今，已经过去近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了。从那时起，我在这世上走过的年头，已经接近我写作此书大部分章节时的岁数。其他书随后陆续出版，数量不断增加。当被问及一共写了多少本书时，我常常得停下来数一数才行。我猜一位多子的母亲肯定用不着计数就能说出她到底有几个孩子。孩子们的样貌全在她眼里。据说有些野蛮部族计数最多不过五，可是他们养着牲畜，每个土著都清楚自己的牛是不是都在——不是靠数，而是因为他们脑海里记着每一头牛的模样。

野蛮人和他的畜群天天在一起；母亲对孩子爱在心头永不停歇；可一个人写的书一旦脱离了他，某种意义上说，就永远不会回来。好比从枝头掉落的果实。然而，要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书，像一位父亲谈论他已经离家自闯天涯的儿子那样，并非易事。与父子关系相比，作者与书的关系总归是更直接、更私人化一些，更倾向于意

志与选择。书不会变，无论其命运如何，它始终保持着作者初创时的模样。人子是绵长族系的传承演变，对其身上或此或彼的个人特征，人父应担之责通常极少；相反，书乃作者思想的真切写照，是智是愚，全看作者如何造它。因此，关于我的这些智力之子，无论我是有意避免谈论它们的品性优劣，还是一心围绕它们私语不断，我相信读者都会谅解。

我无法让自己把这些书看成“作品”，因为书写它们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怎么“工作”。全是游乐。我去钓鱼，去野营，或是去泛舟，新鲜的文学素材就生成了。在我闲逛或休憩时，我的玉米就长成了。书写，只是再一次地、更精细地回味我在田野或林间度过的假日。似乎直到书写之时，它才真正深入，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的一位友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他少年时期是在俄亥俄州北部的森林里度过的，后来也写了挺多书。他曾说：“在自我放逐之前，我从没想过写书，而写书带来的唯一结果，是为我自己重现了旧日生活。”写作也许治愈或减轻了他的某种乡愁。我自己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一本书《醒来的森林》写于我在华盛顿担任政

府职员期间。它让我得以重温与鸟为伴的日子，重现我年少时的生活情景。我坐在一张桌子前，写我的书，面前是一道铁墙。我是金库的保管员，金库里存放着上亿元的钞票。在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里，我借着书写聊以自慰。我的思绪游离面前的铁墙，从对鸟类，对夏日田野和森林的回忆里找到了多少慰藉啊！《冬日阳光》里大部分篇章也是在那张桌子旁书写的。我所说的阳光，要比纽约州或新英格兰的阳光更加灿烂丰富。

一八七三年离开华盛顿之后，我书桌前不再是一面铁墙，而是一扇俯视着哈得孙河及远方蓊郁山峰的大窗户，金库也被我换成了一座葡萄园。或许，我的心对前者的抗拒程度要甚于对后者的程度。葡萄园的卷须缠绕着我，牵绊着我，沉甸甸的葡萄架在我看来可比钱柜悦目得多。

唯一让我感觉面前好似一道铁墙的季节是冬季。那时冰雪封堵了外面的风景，而我发现，恰恰是在这个季节，我的心思会极殷切地流连于那些我最心仪的主题。冬季迫使人回归自身，检验着人自娱自乐的能力。

我的这些书是否给人一种关于自然的错误印象，让

读者期待从一次林间散步或者野营中收获比他们平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快乐？有那么几次，我有理由认为，是的。我自己并非时刻自知，唯有在尝试与读者分享时，才意识到自己从散步当中获得了多少愉悦。遣词造句时的热情引出了色彩与香味。我们不应忘记一切艺术都有幻象。倘若我的读者认为他并未从自然当中获取我从中获取的东西，请容我提醒他，他只有像我一样向自己定义这种“东西”，对它施以词语的魔法，才能明白他到底收获了什么。文学不会在森林里疯长。每一位艺术家所做的都不止于模仿自然；他的叙述所带来的，要多过在最初体验时所吸收的。

多数人认为蜜蜂是从花朵上采撷蜂蜜，但事实并非如此：蜂蜜是蜜蜂酿造的；那是花蜜加上蜜蜂作用的结果。蜜蜂从花朵中获取的是甜的汁液：她依照自己的一套程序进行加工，为其添上自己的特质；她将甜液浓缩，再加上一小滴甲酸。正是这一滴来自她自身的物质，让蜂蜜具备了美味的关键。因此可以说，蜜蜂是那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始终反映着她所处的环境，同时也反映着环境并不了解的某些东西。我们在

品尝苜蓿蜜、百里香蜜、椴树蜜、漆树蜜的同时，也尝到了某种源自这些植物花朵之外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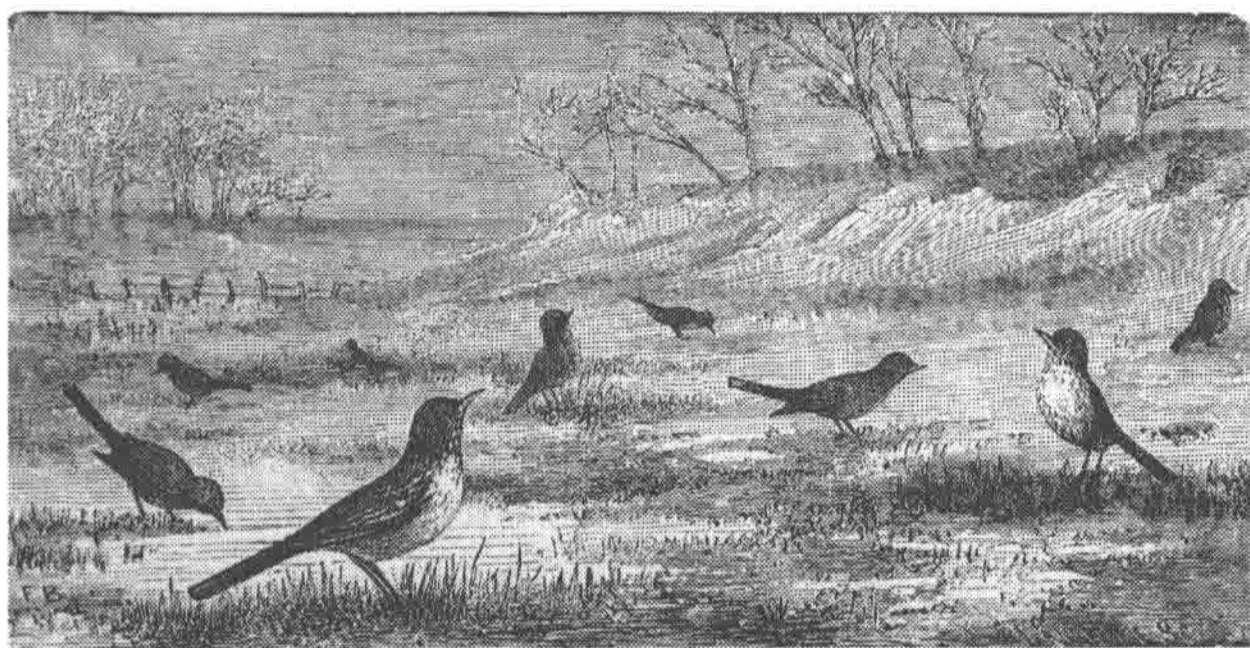
从事写作的自然主义者不会随意摆弄事实；事实是他赖以生存的植物群（flora）。事实愈多、愈新鲜，则愈佳。离了事实，我将无所作为，但我必须给它们添上我自己的味道。我必须赋予它们一种特征，使其更为精炼、浓郁。

解读自然并不是为了改进她：而是要提取她；是要与她情感交融，吸收她，再用自己灵魂的色彩重新创造她。

假如我一列出散步时见到的鸟儿，描绘其身体颜色、动作情态等，给出有关这只鸟的大量事实或细节，我很怀疑读者会产生兴趣。但是，如果我以某种方式将这只鸟和人类生活、和我的生活联系起来，展示它在我眼中的面貌，以及在特定景域中、特定时令下的面貌，那么确实可以说，我为读者奉上的是一只鲜活生动的鸟，而不是标本。

约翰·伯勒斯

一八九五年



草甸上的知更鸟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鸟类的书，更恰当地说，是邀请读者进入鸟类学研究领域的一张请帖。它如能唤醒、激发读者对博物学此一分支的兴趣，即达成了作者的一部分写作意图。

我写本书时并未太仰仗严谨的科学，更多是依靠对

鸟类的热爱和已有的了解自由书写。尽管如此，对于事实我绝不敢妄言，也不曾任由想象左右，以致给出虚假印象或错误描绘。我的收获更多来自森林而非书房；我奉给读者的，实际上是对实地观察与体验的认真翔实的记录，字字属实。不过鸟类学对我而言最大的吸引，在于寻觅、追逐与发现，在于其中那些更接近渔猎和野外活动的内容，那些我无论走到何地都能凭借耳朵和眼睛随身携带的部分。

我不能丝毫无愧于心地回答诗人的质问：

“汝可是不用猎枪便叫出所有鸟的名字？”^①

但我已尽我所能，在把那只“黎明时在桤木枝上歌唱”的雀子带回家时，也一并捎上“河地和天空”。^②即是说，我已尽力用场所氛围和联系去呈现一只鲜活的鸟，一只生在树林或田野里的鸟，而不仅仅是一个装填后贴上标签的标本。

书名若更加具象会更合我的心意，可惜在这方面苦

① 语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诗《克制》（Forbearance）。——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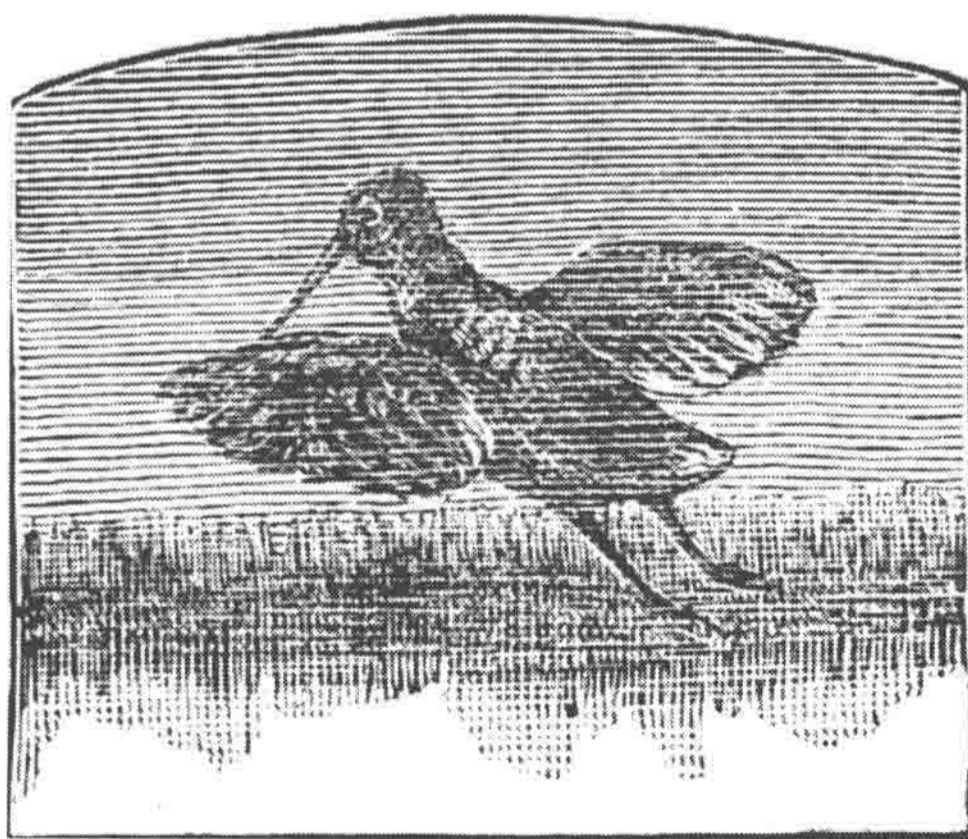
② 语出爱默生的诗《个体与整体》（Each and All）。——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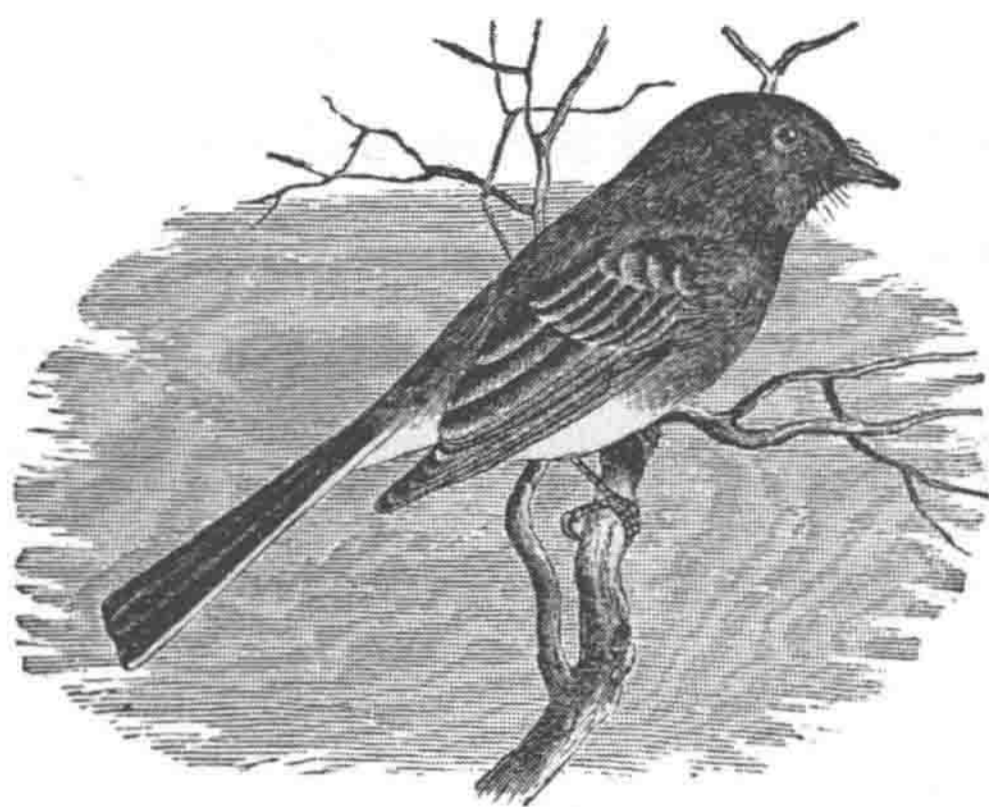
思不得，于是我转而想找一个最贴合本书基调与气息的词。我希望“Wake-Robin”^①正合适——它本是白色延龄草的俗称，这种植物开花时遍布林间，标志着所有鸟类的到来。

^① 本书原名即此，英文直译为“叫醒-知更鸟”。——编者

目 录

第一篇	鸟儿归来	1
第二篇	铁杉林中	41
第三篇	阿迪朗达克山	77
第四篇	鸟巢	103
第五篇	春都观鸟	137
第六篇	桦山漫游	167
第七篇	蓝鸫	198
第八篇	自然之邀	211
附 录	鸟类索引	238





灰胸长尾霸鹟

第一篇 鸟儿归来

在我们生活的北方气候下，春季可以说一直从三月中旬持续到六月中旬。至少，春潮直到六月中都还未止息，而且要待夏至之后，嫩芽和新枝才开始长成结实的木材，草叶才开始不复先前的新鲜多汁。

这段时期也标志着鸟儿的归来。先是一两种较耐寒或半野生的，像歌带鹀（song sparrow）和蓝鸫（bluebird），通常在三月份光临；殿后的是一些更罕见更漂亮的林鸟，六月份出现。但季节流转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特定的鸟类与特定的花。蒲公英告诉我何时去寻燕子，美洲猪牙花（dog-toothed violet）告诉我何时去盼棕林鸫（wood thrush），看到延龄草开花，我就知道春天已正式开场。对我来说，这种花不光意味着知更鸟（Robin）^①的醒来——因他醒来已有数周了——更意味着宇宙万物复苏，自然界重现生机。

可是鸟儿的来去多少带着些神秘和意外。我们清晨出门，还听不到鸫鸟（thrush）或绿鹟（vireo）的丝毫动静；再出门，每一棵林木、每一处树丛上都有鸟鸣婉转；第三次出门，一切又复归宁静。谁见他们来？谁见他们去？

比如说这只不安分的小小冬鹪鹩（winter wren），在篱笆内外疾飞，一会儿冲进这边的垃圾堆，一会儿又从几码之外冒了出来。他是如何辨识经纬和气温带，总能

^① 此处应指美洲知更鸟，又称“旅鸫”（*Merula migratoria*），是鸫属候鸟，不同于欧洲著名的“知更鸟”即“欧亚鸫”。——编者

凭借那对小圆翅膀赶在恰当的时候到来？刚过去的这个八月，我还见他在阿迪朗达克（Adirondacs）的荒山野地里，一如既往地好奇好动；几周之后，这不惧寒冷的小探子又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上迎接我。他可是将一丛灌木接着一丛灌木、一片林子接着一片林子依次越过，轻松到此？还是说，这个结实的小躯体内藏着挑战暗夜和高空气流的力量和胆识，一鼓作气飞行了数百里格^①？

还有天边那只以大地之色晕胸、以天空之色染背的蓝鸫，他在那个明媚的三月清晨自天堂下凡，可是为了温婉如斯地对我们说“睁眼看吧，春天已经来临”？确实，整个鸟儿归来的过程中，没有比这个蓝衫小家伙的首次露面——或露面之前的预告声——更让人好奇、更惹人遐想的了。初时，似乎只是空气里一丝缥缈之音，某个晴朗的三月早晨你听见那鸣叫或欢唱，却无法确定其方向来源；又似晴天里的一滴雨，任你使尽眼力耳力，总是徒劳。变天了，也许是一阵伴着雪花的倒春寒，大约一周之后我才再次听见那叫声。这一次，也可能是下

^① 里格（League），旧时长度单位，等同于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一般定义为3英里，即约4.828公里。——译者

一次，就看见那鸟儿停在篱笆桩上，张开翅膀快活地唤他的伴侣。现在叫声日渐频繁；鸟的数目也增多了，这里那里，飞来飞去，婉转叫声中透出更多自信与欢快。他们胆子也大了，不久就带着一副轻狂好事的神情在谷仓和外屋上方盘旋，往鸽舍和马厩的窗户里窥视，探查木节孔和浆泵，只为找个筑巢的地方。他们向知更鸟和鹪鹩宣战，故意跟燕子吵架，似乎还就如何武力占领燕子的一个泥屋商讨了好几天。但随着季节的推移，他们逐渐开始回撤，放弃了初期还乐此不疲的征战方针，安静地回到树桩遍地的荒野，在旧居里安顿下来。

蓝鸫之后不久，知更鸟来了。有时在三月，但在大多数北部州，四月才是知更鸟的时节。他们成群结队占领了田野和树丛。你能听见他们在草甸上、在牧场里、在山冈上鸣啭。走在林子里，能听见干叶在他们翅膀的呼扇下策策作响，空气里回荡着他们快乐的叫声。他们似乎有着无尽的欢乐与活力，就那样跑着跳着叫嚷着，在空中追逐嬉戏，一会儿冲进林子，一会儿又倏地掠过，速度快得吓人。

制糖是人类一项自在美妙、半正经半戏耍似的劳